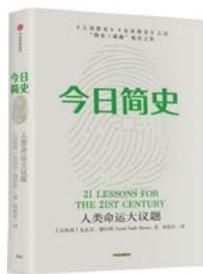




【新书摘】

2016年,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刷新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掀起了全球关于人工智能讨论的新思潮。今年他又推出新作《今日简史》,将目光聚焦当下,直面今天关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问题和挑战。



《今日简史》
尤瓦尔·赫拉利 著
中信出版集团

AI时代, 从事新工作就能一劳永逸吗

新工作层出,“无用阶层”也日益庞大

我们完全无从得知2050年的就业市场会是什么样子。人们普遍认为,机器学习和机器人将改变几乎所有的工作,从制作酸奶到教授瑜伽都无法幸免。

从艺术到医疗保健行业,许多传统工作将会消失,但其造成的部分影响可以由新创造出的工作抵消。例如,诊断各种已知疾病、执行各种常规治疗的全科医生,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医生取代,这会省下很多经费,让医生和实验室助理得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研发新药或手术方案。人工智能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协助人类创造新的工作:人类与其想赢过人工智能,不如把重点放在人工智能的维护和运用上。举例来说,因为无人机取代了飞行员,有些工作确实消失了,但同时,在维护、远程控制、数据分析和网络安全等方面也创造出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

这样说来,2050年的就业市场的特点很可能在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而非竞争。

从警务到银行等各个领域,“人类+人工智能”的表现都能超越单纯的人类或单纯的计算机。然而,这些新工作很可能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因此无法解决无技能失业者的就业问题。让失业者接受再培训之后去做这些工作,可能还不如直接创造完全属于人类的全新工作。在过去的自动化浪潮中,劳动者通常可以从某个低技能的工作轻松转到另一个低技能的工作。比如,1920年,因为农业机械化而失业的农场工人可以在生产拖拉机的工厂里找到新工作;1980年,工厂工人失业后,可以去超市当收银员。这种职业转变在过去是可行的,因为从农场到工厂、从工厂到超市,都只需要稍加培训即可。

但是到了2050年,收银员或纺织工人的工作全部由机器人接手之后,他们几乎不可能变身成癌症研究人员、无人机驾驶员或“人类+人工智能”的银行团队中的一员。他们缺少必备的技能。

就业变化的同时,学会应对精神压力

此外,由于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还会持续进步,所以其实任何人类工作都有可能受到自动化的威胁。就算某位40岁失业的沃尔玛收银员靠着惊人的努力让自己改头换面成了无人机驾驶员,也很可能在10年之后因为无人机也自动化了而必须再改头换面一次。

同样,“半人马”组合很有可能变成一场人类与计算机之间不断的拔河角力,而不是稳定的终身伙伴关系。完全由人类组成的团队(比如福尔摩斯和华生),常常会形成长期的阶层和惯例,并能够延续数十年。然而,如果侦探和IBM的超级计算机系统“沃森”合作(该人工智能系统2011年在电视益智抢答节目《危险边缘》中获胜),会发现所有的阶层都可能被打破,所有的惯例也都可能被干扰。昨天的搭档,明天可能就成了你的主管;所有的规章和守则也都必须每年重写。

因此,创造新的工作、让劳动者接受再培训而重新就业,并不是能够一劳永逸的方法。人工智能革命不会是一个单一的分水岭,可别以为在这之后就业市场就会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相反,破坏只会像雪崩般扩大。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自己能够一辈子都做同一份工作。而到了2050年,别说同一份工作,就连同一个专业领域也不太可能让人待一辈子。

就算我们真的能够不断创造出新工作,让劳动者接受再培训,但像这样生活永无宁日,一般人的精神又是否能撑得下去?变化总

会带来压力,21世纪初的纷纷扰扰,已经造成全球性的压力蔓延。而随着就业市场和个人职业生涯的波动不断加剧,人类是否真能应对?或许,人类将会需要更有效的减压方式(从药物、神经反馈到冥想等),来避免智人精神崩溃。到2050年,“无用阶层”的出现可能不只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没受过相关教育,还可能因为精神动力不足。

显然,以上大部分只是猜测。在本书写作的此时(2018年年初),自动化已经对许多产业造成影响,但尚未导致大量失业。事实上,在美国等许多国家,失业率已降至历史最低点。没有人能够确定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究竟会对未来的各种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想预估相关时间表也绝非易事。特别是这一切不只要看科技上的突破,各种政治决策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因此,就算已经证明自动驾驶汽车比人类司机更安全、更便宜,政客和消费者仍然可能会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间抗拒改变。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一心认为会有足够的新工作来弥补被淘汰的工作,将会十分危险。在过去的自动化浪潮中曾发生的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在21世纪这个极为不同的情境下再次发生。一旦真的发生系统性大规模失业,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干扰将会极为严重,因此就算发生系统性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非常低,我们也必须严肃对待。

(选自《今日简史》,标题为编者所加)

【读经典】

遗落在时光中的 梅花脚印

□李北山

口口相传的故事更容易在孩子们的心灵中埋下未知的种子。

在我小时候有很多民间的灵异故事流传,那些故事让孤寂的黑夜灿烂迷人。乡间那些狭窄的胡同,静默的草垛,幽暗的树林,甚至整个村庄都在黑夜中变成另一种事物,和白天的世界截然不同。我无数次惊慌失措地跑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不敢回头,咚咚的脚步声和我自己的喘息声仿佛是追赶我的鬼怪,还有不存在的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我不能回答,恐惧中夹杂着快感,那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

当我能够阅读以后,我才发现那些故事来自一本叫作《聊斋志异》的书,或者说是《聊斋志异》吸纳了我所听到的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它们已经非常古老,被传了很多个世代。在《聊斋志异》之前,我并不知道,有些书值得一个人终生阅读;后来我发现,其实是一些故事能够陪伴一个人全部的生命;再后来,我觉得是一个人的生命终需一些这样的故事陪伴……不同的年龄会从这类故事中读出不一样的感触。

我很多次被人问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什么?我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聊斋志异》。

我大学毕业后,曾经专程去过一次蒲家庄。那时候我正沉浸在他花妖狐媚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到那里我才意识到,蒲松龄其实距我并不遥远,这种感觉会在你走进蒲家庄的那一瞬间,得到强化。古老的蒲家庄,哪怕是断壁残垣也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时间仿佛在那一小块土地上为蒲松龄停滞了300年,并将继续停滞下去。我想,已经没有人会关心300多年前的忧愁。我也只是去那里,试图寻找那些狐狸遗落在时光中的梅花脚印。

蒲松龄这一辈子并没去过多少地方,除去一次历时9个月的南游和数度西赴济南应试科举——当然屡试不第——之外,他全部的时间就在家乡设帐授学,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先生。他的思想的产生较之这些算是一个奇迹,我一直在想,他思维的触角怎会如此无限延伸?

尽管蒲松龄少有才名,19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而补博士弟子员,但直到59年之后,他71岁的时候,大清政府才“勅其文章”补了个“岁贡生”给他。他40岁左右初成《聊斋志异》,他在其中驰想天外,神与物游,借助荒怪诞幻,花妖狐媚在自由的境界中恣意汪洋,抒发自己的美学理想,并不时流露出宿命的思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蒲松龄却很难完全地佯狂守拙,就在《聊斋志异》成书十多年后,他51岁的时候,还在锲而不舍地参加乡试。“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老伴劝他:“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看来这席话使他相信了,觉得自己再不能和命运抗争。从此,不再应考。这就是一个思想与现实迥异的人的生活:梦里红尘随路远,镜中

白发与愁长。

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在原著中,在那些泛黄的书页中看到了“月明高洁,清光似水”的语句。这摄人心魄的描写令我始知夜之妩媚,并自此沉浸其中。蒲松龄用他的智慧创造了夜与昼、死与生之间的某种关联。我在那些凄美或者诡异的故事背后感受到一种力量,也许这种力量会让我发现一些关于命运的真谛,我不确定。

我的怀疑精神在那些泛黄的书页中跳跃蔓延。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有前世今生因果轮回,我也不确定那些花妖狐媚是否真的存在,我不确定我们经历的每一个恍惚瞬间,不确定每一个梦境。我对生活的定义受到了来自300年前的挑战。我对生活的认同感就在1998年,在那些书页的翻动中被肢解。我曾经无限喜欢《南柯太守传》所描述的传奇故事,从那时起,我对那个故事的感觉在蒲松龄的世界里得到了印证。

我的感觉在我合上那些书页的时候,往往变得杂乱无章,甚至很难表达,直到我在以后的反复阅读中,在那篇出色的《聂小倩》中,看到那些词句。

聂小倩在引诱宁采臣的时候说:“月夜不寐,愿修燕好。”宁正容曰:“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这时候聂小倩说:“夜无知者。”我是个对词句敏感的人,我往往会将我思维的触角伸到更远的地方。“夜无知者”在这个故事之外,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哲学的命题。黑夜里没有人知道,黑夜里又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也许我们还如黑夜中的行者,对一切都知之甚少,我们不清楚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相,也不会清楚我们的命运。

300年前蒲松龄就在那些灯昏欲蕊,案冷凝冰的荧荧子夜里,给我们讲述那些关于黑夜,关于生死,关于人鬼和花妖狐媚的故事。他笔下的宁采臣会把聂小倩的尸骨“靠近蜗居”,以图“歌哭相闻”,也许这些浪漫正代表着蒲松龄的人生理想。“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他所面临的,是理想与现实间的那道鸿沟,他只能集腋为裘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成孤愤之书。在他的书中我找不到他的孤愤,但在这样两句话中,我体味到他的凄凉: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偃阔自抱。

71岁时,蒲松龄撤帐归里,过了一段短暂闲适的田园生活,东轩课农,南窗读书。一生的阅历已经足让一个人淡然处世了。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其妻大病呻吟40余日辞世,蒲松龄五内俱摧,自此精神抑郁,两年后的一个冬日,“倚窗危坐而卒”。他在晚年曾数度提及,其父夜梦一病瘦和尚“偏袒入室”,“寐而松生”,遂常以前世因果自拟,言“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如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我前身耶?’”自比若此,不胜凄凉。

我从蒲松龄的世界里找到了这样一个词:浮华。人生如梦啊。